

# 中東烽火中的「童子軍」

中東動盪



從突尼斯開始的北非、中東群眾抗議浪潮如火如荼，令人吃驚的是，很多未成人也加入了「革命」行列。但人們很快發現，「革命」有時不過是孩子們眼中的遊戲而已。在這場遊戲中，許多孩子失去了生命，更多則是身體受到傷害、失去父母，或被迫離開家園。

▲一名也門小女孩舉着雙手對薩利赫總統說：「滾蛋，屠夫！」

◀3月25日，在支持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的集會上，大馬士革的兒童高舉總統畫像

◀3月27日在首都薩那的反政府遊行中，一個也門小男孩繫着用阿拉伯語寫着「我是下一個殉道者」的頭巾

## 中東婦女上街鬧革命

在此次阿拉伯世界的抗議中，除了少年兒童走上街頭鬧革命，也出現了身穿黑袍的女性。她們是大學生、職業婦女或家庭主婦。

在反對也門總統薩利赫政權的抗議中，女性尤為引人注目。25歲的也門記者和作家納賽爾（Afrah Nasser）寫道：「革命一開始，規模比較小。在首都薩那的抗議中只有十名女性。但慢慢地，女性抗議者將她們的姐妹、朋友都招呼過來了……在廣場上，婦女受到優待和尊重。要知道在也門，女性不受尊重，平時經常受到騷擾，但是在變革廣場（Change Square），沒有人碰我。」

26歲的埃及女性赫爾福茲通過網絡視頻呼籲大家參與革命，46歲的利比亞女律師薩爾瓦·布蓋斯等法律界女性正領導着班加西的反政府軍組織。《華盛頓郵報》報道說：「一直作為二等公民生活的伊斯蘭女性正在開創新的時代。」

儘管如此，美國《時代》周刊4月4日卻分析稱：「女性在突尼斯、埃及等阿拉伯國家的民主化革命中發揮了一定作用，但她們參與政治及社會地位的提高還很遙遠。」阿拉伯國家的總人口為2.85億，其中女性人口為1.54億，佔總人口的54%。

突尼斯總統本·阿里執政24年後被趕下台。之後，眾多女性加入街頭遊行，要求實現男女平等。然而，她們卻遭到「女人趕緊回家到廚房呆著」的嘲諷。執政30年的獨裁者穆巴拉克下台後，埃及過渡政府公布的修憲委員會10人名單中卻沒有一名女性。另外，埃及政府並未修改規定只有男性才有資格參與總統選舉的憲法。



▲4月4日，參與示威並要求也門總統薩利赫下台的女性在薩那大學附近祈禱

## 伊斯蘭女性權益無改善

根據聯合國調查的2010年世界男女不平等指數，摩洛哥排在第104位、埃及第108位、沙特阿拉伯第128位，也門第138位，全部排在下游。

沙特阿拉伯女性甚至無權在地方選舉中投票。沙特現在還在考慮是否廢除「禁止女性駕車法」。科威特、阿聯會等國最近才賦予女性投票權。在黎巴嫩，女性必須接受小學教育才能行使投票權。

### 「榮譽謀殺」每年五千例

中東、伊斯蘭國家的女性至今仍被「榮譽謀殺」、早婚和割禮等惡習所束縛。「榮譽謀殺」是指家人以損毀家族榮譽為由殺害「失貞」和「不檢點」的女性。據聯合國2009年發布的報告顯示，全球每年會發生約5000例「榮譽謀殺」案，其中大多數發生在中東地區。去年，土耳其的一名16歲少女因交男朋友被父母和爺爺活埋在一口兩米深的坑裡。伊朗、阿富汗等地至今還盛行一種惡習，即如果女人通姦，可以根據律法用石頭將其砸死。為避免被砸女性一下子死去，還會建議大家使用「適當大小」的石頭，慢慢砸死她。

### 也門女性離婚難

也門的相關法律規定，女性必須服從丈夫的指示，未經允許不得擅自離家，必須滿足丈夫的性慾。只要丈夫對妻子說過三次「我要和你離婚」，離婚便正式生效。相反，如果女性要求離婚，必須向法院出示丈夫給其造成身體傷害的證據或經濟上無能的證據。

雖然中東和北非國家目前正在進行要求提高人權和平等的民主化革命，但主導革命的男性並不想和女性分享革命果實。《時代》周刊最近報道說：「這種現象曾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和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時也出現過。革命結束後，女性進進權益的要求並沒有受到重視。」埃及女權運動家哈蒂爾·庫爾利表示：「歷史總是對女人說『等待』，我們的人權從未擺在首位。」美國《外交政策》也指出，中東反政府示威或許能實現男人之間的權力更替，但很難實現增進女性人權的真正民主化。



▲也門首都薩那，人們抱着一名示威中受傷的兒童尋求治療

## 卡扎菲疑僱用12歲非洲童兵

英美傳媒報道，卡扎菲被懷疑在非洲僱用兒童兵來反擊利比亞革命軍，有目擊者聲稱有的被殺士兵只有12歲。

《華爾街日報》報道，革命軍3月3日把巡邏時捕獲的四名俘虜運往卜雷加（Brega）油港。這些「看起來像少年」的戰俘，自稱來自尼日利亞，被騙到利比亞打工，但一抵達就被給予槍械，要他們上戰場。路透社報道稱，在艾歐蓋萊市（Al-Uqayla），有革命軍拷問一個被指為僱傭兵的年輕非洲俘虜，俘虜被推至跪倒在地，甚至有人近距離用槍指向俘虜的臉，直至在場一名記者上前抗議制止，指反對派無權進行審訊。

《泰晤士報》也報道，卡扎菲僱用童兵攻擊東部油港卜雷加，有目擊者在鄰近城市艾季達比耶的醫院殮房工作，稱死去的士兵看起來只有12歲。與此同時，有被指責為僱傭兵的俘虜被反對派押上前線示眾。

另一方面，利比亞政府指稱「基地」組織偷運3700萬顆鎮痛劑入境，企圖迷惑年輕人的思想，令他們加入反對派行列。禁毒部長阿里（Mahmoud Ali）指政府截獲一批來自迪拜的曲馬朵（Tramadol），據知藥物由一名與「基地」組織有關的藥商購入。卡扎菲曾斥反對派示威者被「基地」組織洗腦，他們的牛奶和咖啡也被下了迷藥。

▼3月1日，利比亞班加西民兵組織登記過程中，這名男孩被告知年齡太小不適合參加軍事訓練



◀也門兒童加入示威遊行



這些年輕的阿拉伯孩子不只是受害者。在埃及首都開羅的解放廣場，在利比亞東部重鎮班加西，在巴林首都麥納麥的珍珠廣場，都可以聽到由稚嫩的童聲交織而成的合唱、歡呼和吶喊！聽起來，他們似乎是把握未來的勝利者。

### 少年引發敘利亞暴動

有消息稱，正是一群學校裡的孩子引發了敘利亞的暴動，最終導致該國警民衝突，造成至少60人死亡的悲劇。3月初，由於在電視上目睹了突尼斯和埃及的起義，15名來自德拉鎮（Daraa），還都不滿17歲的少年在一面公共牆壁上塗寫下一句示威者都十分熟悉的口號：「人民希望專制政權下台」。他們很快遭到逮捕、投入監獄，這一處置結果震驚了當地居民。於是一場呼籲釋放15名少年的抗議迅速演變成爭取自由、結束腐敗政府的示威。

在也門，近幾周的政治抗議中，兒童隨處可見，甚至行走在示威隊伍的最前列。3月27日，一名也門少年在反政府示威中戴着一條頭帶，上面用阿拉伯文寫着「我是下一個殉道者」。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統計，自2月初示威活動在也門開始至今，至少有19名少年死於狙擊手或爆炸，約佔全部遇難人數的五分之一。也門兒童保護組織（Seyaj）主席艾哈邁德·格拉什（Ahmed Al-Gorashi）說，不應該讓孩子經歷這些，如果父母還帶着孩子一起遊行示威，他們就有可能喪生。

### 12歲的利比亞陣亡童軍

在利比亞，有將近35%的人口不足18歲，在這次反對卡扎菲的革命中，這些未成人自告奮勇地站出來。非政府組織「拯救兒童」（Save the Children）估計，政府軍在全國範圍內與反政府力量開戰後，利比亞將有100萬兒童處於嚴重的危險境地，佔了全國青少年人口的一半。

有些孩子就在前線。悉尼《澳洲人報》報道，在利比亞的艾季達比耶鎮（Ajdabiya），醫院的陳屍房裡最年輕的士兵只有12歲。三月初，聯合國指責利比亞政府僱用童子軍與反政府軍作戰。

▼2月19日，巴林兒童參加珍珠廣場的反政府集會，並點燃蠟燭紀念前幾天遇難的同胞



戰。聯合國官員稱，這是戰爭的罪惡。與此同時，反政府軍明確表示不會接受兒童入伍。

戰火蔓延利比亞全國，數以千計逃離利比亞的難民中，就有數百名兒童。其中一名嬰兒甚至出生在去意大利的擁擠漁船上。當船靠近意大利某島嶼時，孩子母親（孩子父親是厄立特里亞人）給這位剛出生四小時的男嬰取名為Yeabsera，在厄立特里亞語裡，它是「上帝的作品」的意思。但是，絕大部分孩子及其父母都不得不呆在利比亞。

並不是所有的利比亞兒童都是反對卡扎菲的。3月17日，首都的黎波里的幾名小學生就舉着卡扎菲的畫像在聯合國代表團總部外遊行，他們在慶祝政府軍從反政府軍軍手裡奪取米蘇拉塔（Misrata）的勝利。

的黎波里年輕人口約有70萬。非政府組織「拯救兒童」稱，孩子們十分清楚他們國家目前的形勢。一個13歲的小男孩對該組織工作人員說：「我很擔心，也很害怕，感覺不到一點安全，我怕有一天我會成爲孤兒。很多朋友的爸爸被帶走之後就沒再回來過。」

### 埃及30%兒童患焦慮症

埃及人民持續17天的抗議之後，穆巴拉克終於下台了，但許多平民因此喪生，其中也包括兒童。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稱，解放廣場喪生的365人中，有13人是兒童。爲此，他們已經在開羅、亞歷山大和埃及全國的各類學校裡建立了社會心理援助中心，幫助兒童緩解心理壓力。愛資哈爾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希姆·巴哈利（Hashem Bahary）稱，由於最近的動亂，埃及約有30%的兒童患有戰爭焦慮症、憂鬱症和強迫症。

3月28日，也門首都薩那。一個小男孩加入反對薩利赫總統的遊行中。前一天，薩利赫警告，如果沒選定接班人就辭職，也門跟索馬里一樣陷入混亂。薩那學校的校長Jamila Al-Mujahid對學生參加遊行表示擔心。他認爲，抗議示威將會影響孩子的行爲，讓他們變得更好鬥。他說：「孩子不太適合親眼目睹、親身經歷這些暴力場面。現在發生的這一切是對孩子的犯罪。」（美國《外交政策》雜誌）